



論語釋解
子

□ 12
1675
10



仁12
1675
10止

論語繹解卷之十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子張第十九

此篇所記諸弟子之言者其旨皆與夫子之道純者也蓋編論語者以前數篇道大而指廣恐學者或汪洋望之而不能睹其津涯也故更輯此諸賢之言以見孔門學者所志其道之總要也凡二十

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前篇末章云周八士而凡學者志道事學之本先在於其欲爲士立身無所愧而已故此篇首先置此子張論士之章以爲學者立志之大端也見危致命者謂其君父若兄弟朋友有危難之事則已能奮身營救不避其死而以趨之也見得思義解已見前祭思敬者能自竭誠而與鬼神接也喪思哀者能自用情而盡其倫理之宜也見危致命則愛重於其生也見得思義則義重於利也祭思敬者明道之本於天也喪思哀者明情之本於素也其可已矣者言其人能如此則可以稱士也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此章乃更以明不如前章之言不足以謂士也執者以物之動者內係之已而以用之之謂弘信篤解並見前前章四行皆由此弘篤而得之是故信篤而後道行焉執弘而後德成焉德不能成道不能行則其言方發於口而其行隨變於躬矣然則其之於道與德有亦不足謂其有而亾亦不足謂其亾者矣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亾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童子張譏子夏交人之義者固勝而編者次諸此者蓋以發君子之道止乎脩己而雖朋友不得以責己之道待之也可者不可者謂可與爲善不可與爲善也拒之者言雖請交而拒之不受也尊賢者言見賢者則升之居己之上位也容衆者蓋衆有智愚賢不肖之別其好惡趣舍各自不同而君子不求備於一人故隨遇而優受之所謂含容弘大者是也嘉善而矜不能者言君子雖無所不

矣容然又其能否短長本自朗然洞鑒是以其間見善者則嘉獎之而見不能者則深爲矜恤也我之大賢與者言能前四言即是大賢者而已能行之則於人無所不可容故曰何所不容也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言不能如前四言者即是我爲不賢則人或將拒我請交人豈有請交於我者哉如之何其得有拒人之事也又按交與友淺深不同交是告名識面通問交言施報往來者皆可謂之交也而友乃情誼敦厚而同其志趨以相處者也前儒或混之爲一不可以不辨

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此章已下乃論君子尚學之義者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者是也泥者其所當通於此者而滯於彼之謂致遠者謂行於其道而遠也是以君子不為之者乃與夫子云多乎哉不多也之義同編者方欲明君子之專學故先舉示以其所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此章乃學先尚其質為主也日知其所亡者謂日自檢省其躬知其所未足而以勉成之也月無忘其所能者言人或前月所能此一事而至今月則志氣怠惰不能行之者是其人之於學初累客氣客氣銷索難復振作也苟以若斯而從學譬猶不結之縫也豈有成德之日哉故月月顧記其所能而不敢荒忽廢棄必勉強行之然後其學始成故曰可謂好學也已此章之旨與前子張執德信道章旨同學者須併觀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章乃學先王之文之法也博學者謂學之所尋
繹貫通業致廣大也篤志者謂志欲得其道而不
得弗已也切問者謂所舉義問能以切當其實而
不敢以佻浮也近思者謂所講究其義不以古觀
而必以今察之其行不以人議而必以己擬之也
仁者躬任以成天下之義者是也博學無所不及
則知足以與乎道之大矣篤志無所不用其力則
信足以守乎業之博矣切問以精其義則其神足
以裁用之變化矣近思以於其身則其物足以當
位之中正矣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章明君子之於學不可以須臾廢也百工諸造
器械之工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蓋以物列置於
其中而以待人來取之處曰肆言百工常自以其
身居著肆中是以得其器械之求之無缺之而以
成其事之易達矣君子亦常自以其身居著講學
之中則亦得其文義之無忘於心而以致其道之
易行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過則能自改之小人過則必從而文之此亦

乃學與不學之辨苟過而文之者足以驗其人志氣之所在焉故以此次前章言學之後文者謂明飾之也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章之旨兼上八章之總要以舉之者而末言厲者乃其義正與小人之文過相反者故置之于此也二變者謂他人與君子相接之時以意測其德器則凡二變也儼者其形有所凝定者而見於外之謂即之者謂望者既又進以即其所在也溫者

內含其物而不去之謂即之也溫者外不見露其廉稜也厲者以欲致之到遠而勢用抵激之謂聽其言也厲者言其志操自厲未嘗少懈弛者見於其言語聲氣之間也望之儼然者執德之弘也即之也溫者容衆而不拒也聽其言也厲者學以致道而不文於其過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此章以明君子之所以自篤弘者蓋為其事上使下不以信則皆不可行故也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為厲已也者言其身之所行不愆其道然後
率民則民從其言而服焉不然行與言反而欲以
令民從其言則民以謂此令我厲苦也信而後諫
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者言其身之所行不愆其道
然後諫君則君受其言而順焉不然行與言反而
欲以令君受其言則君以謂此謗我令居其惡也
以謂厲已以謂謗已則言皆不可得行已故君子
尚篤弘也謗者斥言其人之行有所不合之謂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前章專尚守信而懼其因以過拘束不知通變故

復置此章以救其偏失也德者乃學者所成性存
存之實即是也大德謂其義所關係之大者凡其
事之臧否與道之存亡位分之當差度民之利害
相因倚者皆是也小德者謂其臧否未必與夫三
者相關係而僅與一時一行之小得失者即是也
閑者防也蓋於其來物所或欲外越之處設之闌
防之謂不踰閑者謂不敢從已意所欲以踰越其
法制也出入可也言其人已能慎夫大德者則其
於小德之行乃雖時有出入未能全之者亦可謂
之為君子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章却復論小德之不可廢而君子當事之也子游見子夏教門人多習其儀不講其義而以爲此教法未善而遂譏之也灑掃灑水於庭掃糞於室之禮應對謂習應對接對之儀也進退行步周旋之禮也言子夏之所教常於此四者之間而不講其義是以其門人小子於此四者則可以無失矣

雖然此於君子之道末事也已以子夏不爲之講其義故今欲本之於道德以知其要歸則皆無如之何豈非其教法之不善也耶子夏聞此語覺其言之未中故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吾所教者非他君子之道也耳豈可以料其後倦而思先傳之者哉蓋其人不能爲君子者雖以先傳而亦必無益也區者與物殊分別有一域之謂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言人之材德有君子小人之別譬猶草木區以別而不可相同矣以其若是豈得誣君子之

道而以謂猶小人之道耶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言其惟聖人能興小人進諸道以始之而又能開其所進成之其德以卒之而已而斯正養之功非我輩所敢望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章復申明君子之學一歸於仕宦之用也優者其內之幅緝比他有餘之謂仕而優則學者言雖既仕而學不可廢但行有餘力則君子於是事學也學而優則仕者言所學已通其大道則不須其汲汲孳孳是為學而優矣君子於是始以策其仕

也其既仕而猶好從事於學者即前章所以謂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者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章乃大德不踰閑之應也喪雖有斬衰之服哭踊之節其所貴者在哀慕之心至焉而人能致其情乎哀則先王設喪禮之義亦至於此而止如其餘細物末義乃雖出入而可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章以明士之尚學者亦貴其仁而不貴飾之外貌乃以前章專言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故編錄者

恐學者或因以務外飾為事故因置之即亦子游
 欲本之之意蓋教者必欲本之則不可而學者又
 不可不求本之也張子張為難能乃謂其能嚴莊
 其外而又無所不勉也然而未仁者言彼非不可
 貴也而其為之之心亦非學之所期故曰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此章亦仍前章之旨而更添以其非求學而成之
 者則將必忌他人之能者也堂者待物常自以其
 矜高之謂堂堂乎張也者言子張氣志高邁自任
 大過而不可當之意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其自任

大過則誇詡之心勝而惡人之同其能天下唯已
 可以專其美而他人之有能者必抑而下之是乃
 難與並於為仁之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章以明人之於道必當有所學而後成之也人
 未有自致者也者言人之道未有自依其情行之
 而以得能致之其極者也必也親喪乎者言若欲
 斷之云必如此乎則唯有一事未全然者蓋唯居
 親喪者一以其情之所哀者為其要故能本諸其
 哀心而以行之則可以不待他所求學而以自得

發諸其極要之處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專為前章云難能故舉所稱難能之類以示之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當時如季孫宿共事同朝改其父文子之政專權自恣襄公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三分魯國祿去公室自武子始假令莊子同武子之惡亦甚易為而莊子能不為利回以守其先業非知子道者則豈能如此乎故曰是

難能也然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而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秋仲孫速帥師伐邾親喪六月而會盟征伐則亦未可稱之為至孝之人也是故常人難能之事非賢者固不能為之而視之於志於仁者則其去尚有間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章亦就理民之事以言起惻怛之愛之道即前章所謂子張為未仁之旨祇亦在此學者思之可也士師治獄之官陽膚蓋曾子弟子民散謂上下

相遁紀綱已壞民心無所相維繫也上得其統御之道而不失教育之功則民皆歸心而姦偽不起姦偽之起專由上失其道之故也然則治之鈎其隱微燭其幽隱者雖以得決其獄而亦當須哀矜其之無智不幸陷刑而可也不知者或因以有誇其能之色者不亦忍酷之心乎蓋非以其能與不能而仁不仁之辨祇亦在此一事而黑白晰分矣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蓋見君子當自奮以居善也紂殷王之名史傳其為酒池肉林而晝夜沈湎聚天下之珍寶於鹿臺及削朝涉之脛剗孕婦之腹為炮烙刑誅殺無辜等之事而子貢謂紂雖凶暴亾國然其所為未必盡如所傳之言而誣妄附會之談或居十三四唯以紂之凶惡為天下所共擯故構虛駕說益加排擠而人又無為之解救者也此云下流者蓋君子指為中人所唾鄙之地謂之下流也身已居下流則人益為其說以排之而人又無為已解救則天下之惡無不以歸焉矣此君子之所以必自

勵其善行以自求據夫上流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乃舉其與前章所言言旨趣稍似異者以救之偏失也夫君子已惡居下流而於其有過則不敢掩蔽灑然以自改豈非自暴其過於人者乎非如自揚其不賢而以居下流乎蓋小人鄙夫或執此迷誤故每有過失務為文飾殊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文飾之言愈微而回邪曲蔽之心愈顯見之者皆鄙其行君子乃自昭明德而不以內外易

其道是以過則未嘗飾之又必自悔改之故其過人皆見之如日月之食其更之人皆仰之慕其昭明之德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小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章已下總述夫子之德是為美善之極而此章乃明夫子之道所本出也公孫朝衛大夫也文武之道者乃指文王武王所由以啓迪民人之禮樂文章也未墜於地者上位之人既不率由行之是

不在天也又未至改姓易法制以廢之是未墜於地也人心皆知從其道之為善是在人者也識者藏含諸其魄而以止其中之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大德小者小德識者即在人

之謂也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言每遇一人即察夫之其不賢者乃識夫小者其賢者乃識夫大者蓋盡天下之人莫不有之矣夫子焉不學者蓋夫子之聖已如彼豈有無所受學之理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之所識文武之道者乃大小兼容遠近悉舉而賢者不賢者夫子皆能師之但夫子已非凡而其所師之道又與常人異則雖其能師之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章乃言當時不知仲尼之聖者衆而其旨亦乃賢者知大不賢者知小之義也故以承前章之後而置之也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叔以此語其同列大夫於朝蓋自是其所見故公言諸朝而子服

景伯與聞其語因以告也牆以喻其德發見乎外者宮以喻其義蓄乎內者也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者言德未能超凡而義不過平常故人皆得窺其闔奧而盡之也七尺曰仞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言夫子德高道大其義所該廣遠矣得其廣大所由生之本而後始能睹其美善而以知其信可愛重矣蓋子貢之美不過淑諸其身而如夫子道綜古今業貫萬世德覆天下固非尋常所能測者也故曰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武叔

曰已非智及之者則彼云云者亦爲其宜有之情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章乃說夫子之道德極其高大也毀解見前無以爲也者言無以爲毀之也武叔以爲仲尼之賢猶他人之賢者耳是以欲毀之以示人而令謂已更踰於彼而子貢心知其意故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猶可踰也者言或可得

踰而出其上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言夫
 子之德已極其至高如日月之可仰而不可得踰
 出其上也自絕謂以己意所不合之故絕之不復
 通受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雖欲
 以己之所絕示諸人因令其同毀斥而夫子之可
 仰固如日月之懸天則人雖以其若是然終無能
 傷之也多與祗同不知量者不知量物之大小形
 勢以各安其分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泰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章乃說夫子之道德高大猶天之宜仰也為泰
 也者言子貢為泰以遜其師故推尊夫子不然夫
 子雖賢恐其實不過為子貢之儕類也耳君子一
 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蓋責
 子禽未深究知而輕發其言也其旨言君子之於
 人也察諸其樞機之發故雖一言之微以謂之知
 以謂之不知則榮辱之來其主在此不可不以謹

慎自守也階梯也千仞之峻或可階而升唯天不可階而升夫子之盛德人之不可及者亦猶天也耳夫子之得邦家者已下乃釋所以譬天之義得邦家者設言得邦若家政也立者謂命其位定其分以躋其民也道之者謂作其樂制其禮以誘其民也綏之者謂柔其遠人服其疆禦也動之者謂協其兆衆致其雍熙也斯立斯行斯來斯和者言莫不率從以若夫子之所欲爲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者言然則夫子之生也人同其時足自謂榮死也人無復以望則亦致哀惜於其與失而可者

也夫其德之至盛如是如之何其謂之可及矧敢以其賢乎可謂謬妄之甚者也

堯曰第二十

此篇乃承前篇末云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之旨因記堯舜禹湯文武致平治天下之道及夫子論治務之言以實其義也凡三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

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實則得衆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咨者就其之心所之而以設之而以作問之辭歷
數謂在位康平以歷年數也躬者指有所包持之
身軀而言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者蓋是義則
舜雅應自知其然者故曰咨也言天之所祚人以
歷數者唯在於已所膺任其命之道如何也允者
於我所內之處令其得止著之謂執解見前其中

者其心所知中正之道蓋物之曲直事之是非本
不甚難知而所以難知者血氣之擾也是故氣平
則明不平則昏以言乎人則公以言乎已則私昏
私皆不執其中之失也常不以其不平與已故而
失夫公明之心是謂執中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言恒當以已不執中則四海元元其必因致困窮
為念誠能若此則天祿可得以永終而不失也舜
亦以命禹者言舜讓位於禹之時亦以堯所命之
告告之也曰予以下述殷湯伐桀請命于天及告
諸侯之辭湯名履字天乙玄牡夏牲也白雉者其

物德輝之所光被不可知其邊極之稱后者命之所由出之稱帝者在上而制命於我衷者之稱昭告者無所隱而明告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蔽簡在帝心者言今夏桀有罪故臣不敢赦而以伐之而此乃是誠實之情事蓋自以為帝之臣故不敢蔽明以欺天也如簡擇其是非曲直者乃在帝心而非凡常思慮之所能及者也然諸致伐者雖竭吾至誠舉以至公以行之而安知其無以不當帝心而或見譴罪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其罪於我躬有之者宜速降咎罰而

無以萬方同被其災殃也若萬方之人自有其罪者已又方當匡濟之任為有不能矯改之罪亦當首受其咎也周有大賚已下武王之事也賚者享賜而有之之謂言周國之有獲天之大賚者蓋使其朝多賢善人是富此其證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者今書曰泰誓有此辭親謂比周之親戚也仁人使已從道而無失如比周之親戚非愛恤之不至也而終不如仁人利人之厚蓋不願得周親而願得仁人亦以證大賚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其旨亦與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同此上堯舜湯武

之辭並皆夫子述之以明人君執中之道也權稱也量斗斛也二者之制不齊同乃民起忿爭之本故謹之也法號令也度節文也號令者制民之紀綱也節文者行事之儀則也夫子之時先王之官制率皆廢壞此又仁政之所以不得行之由也若能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官以守之法度以明之權量以成之則四方之政自無暗昧廢闕之患也興滅國者謂興滅亡之國而立其君也繼絕世者謂繼絕祀之宗而復其家也舉逸民者謂舉其人

有賢材若隱伏草野若沈滯下僚者而官之也興

滅繼絕舉逸二者是崇古尊賢之事而人心之所願望希欲者也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言誠能行斯三者則天下之民必歸心焉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為國者其於民食喪祭尤當敬重其事也食者民命之本喪祭者人道至情之所在重之者所以崇本立忠信也實則得衆者言情恕而不怒以優容之則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也信則民任焉者言言行不愆則民皆任之以事而不疑也敏則有功者言為之勤敏不怠則凡事必得成其功也公則說者言凡處事斷義一行之以公平則民心必

說服也此章上無子曰文蓋闕文也然篇已名以堯曰則知其闕誤者亦已久矣且其所引堯舜湯武之語與今孔書出入不一今姑隨文解說以通其旨至如孔書得失則俟後日論明而不煩贅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章乃言政由其人以行之義也屏者除去也尊奉持也惠解見前費者乃雖施之而無所當之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如民饑者食之民寒者衣之除民之蝥賊振民之窮乏者皆謂之也上因民以為之則民必用賴焉故曰惠而不費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者言民有可勞之時農隙是也上

欲勞民有所築作必於二冬農隙則民無所妨其業故曰又誰怨也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言君子亦有所欲者仁是也而唯仁之求與他物異蓋以其欲之則得焉而無所須用貪故曰又焉貪也君子無衆寡已下言君子恒守其身以禮不以其衆故慢寡以其大故慢小夫慢者待其不以其宜而玩侮之者也泰者自憑其安者也泰已甚者其氣難屈難屈則驕驕則慢侮人以不肯比數故泰者所病常在驕慢而君子之泰以其道自安焉者大與此異故曰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已

下言凡威者必以其猛而君子則雖非有意欲立其威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色儼然有不可以奪者而令人望之者畏而敬之是不厲其聲色以能威人者也故曰不亦威而不猛乎不教而殺者國無風教之化則愚蚩無知者自陷於刑辟其如此者謂之虐也不戒視成者言不宿戒以其事而及其成功則視而斥之其如此者謂之暴也慢令致期者言嚴慎其所令則民亦將畏信以不敢愆其期苟慢其所令則民疑其不固而不肯爲齊給而上之人急責以期會民被其害者必多矣其如此

者謂之賊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
言其於理財物其意常慳猶之將與外人也於是
出亦吝納亦吝其如此者謂之有司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

此章以其言知命以結堯舜湯武敬天執中之義
以其言知禮以結尊五美屏四惡之義而其全章
之義總括二十篇大旨蓋凡學之要以崇知為極
故夫子言三事皆歸于知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也者凡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明道體德而

自善言行以遠悔吝也是亦超然遺觀淵然默識
不為血氣擾以與道會者苟不知命者動止無
儀發斂無節終日營營唯己欲是從豈足與道德
之事乎故曰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者
凡禮者人倫之大節所以定尊卑之位辨上下之
宜別內外之分齊小大之列會親疏之情者也其
為物也本乎天地統乎鬼神貫乎幽明通乎古今
矣苟不知禮者猶行於荆榛之中無知其可措足
之地故曰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者凡言
語者人情之符節言正則情亦正言僻則情亦僻

是以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蓋吾執其中以度之其言凡其出入之所異者皆與其情事之變因者也知言則知情知情則知其所會通知其所會通則知禮知禮則知天知天則知命矣是又夫子所以先後三事以為言之旨也而子貢嘗謂文武之道在人而夫子學焉者即此章知言之義而夫子之所以成聖德者亦以此所云之道者也是編此書者之所以於此總括二十篇大旨之旨也蓋余嘗論此二十篇所相次之義曰學質行為本文義為末學而為首為政以德成德有則為

政次之禮樂有文唯德為重八佾次之德有小大里仁為美里仁次之自昭明德務緇佻言公冶長次之君子樂簡簡貴自誠雍也次之仲尼好學自信自篤述而次之君子任重去私凝德泰伯次之仲尼大德無所成名子罕次之夫子聖德儀容韞鄉黨次之君子於禮匪尚華飾先進次之政先脩已天下從之顏淵次之明道以躬以率民人子路次之君子處世行己有耻憲問次之君子尚義不樂安佚衛靈公次之直道自保國脉所繫季氏次之小人自是妨道害德陽貨次之逸民自放聖

